

读《汉语方言学史研究》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0234)

摘要:《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尤其是对研究《方言》的评述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说为进一步撰写一部系统的汉语方言学史著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关键词:《汉语方言学史研究》; 汉语方言学史; 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识码: A

学诚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开始致力于扬雄《方言》的研究,10 多年来成果迭出,近继其所著《潜斋语文丛稿》和《扬雄方言研究》之后又撰成《汉语方言学史研究》。¹此书是其有关汉语方言学史研究方面论文的结集,也是其在对汉语方言学史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成果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微观的研究中凸现汉语方言学史的宏观研究状况而撰著的又一部力作。

汉语方言史是汉语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经学为根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居于正统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著作也被奉为钦定的经典。在尊儒崇经风气的影响下,作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训诂学以解经、作注为主要任务,主要着眼于上古经传及诸子的材料,致力于研究解释儒家经典中的词语,强调“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偏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音韵、训诂和校勘之学。重古轻今,重通语轻方言,重书面语轻口语,重僻字僻义的训释轻常用词的考释,这是古人在汉语研究中的主要倾向。因而虽然早在汉代已有扬雄的《方言》问世,但“五四”以前,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历代的方俗词语一直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一批西方学者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如瑞典学者高本汉在清儒训诂学辉煌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构拟出中古汉语的读音。中西的结合促使了传统训诂学渐从语文学转到了语言学,其特点是文献与口语相印证,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活的口语并重。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亦始于此时。1933 年罗常培先生发表了《中国方音研究小史》,1984 年何耿镛先生又有《汉语方言研究小史》问世,学诚君的《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则是在前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又一部方言研究史著作。此书可以说既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方言学史方面所取得成果的阶段总结,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史研究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作者在总结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平实论述中融入了自己多年研究心得的发明,体现了作者在这方面厚实的学术积累和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独到功力。综观全书,此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其主要特色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基石的奠定——扎实的专题和个案研究

学术史不是谱牒,也不是流水账,而是一代一代学者充满生命力的创新史,有其内在的活力凝聚点。方言的研究史与语言的研究史几乎同样源远流长。有鉴于此,作者没有事无巨

细地平均用墨，而是对汉语方言学史的发展脉络了然在胸，从学术价值和地位的角度着手，有所侧重地选取了《尔雅》、《方言》、《说文》、《方言注》和《语助》进行专题的研究，又着重从清代乾嘉学者对《方言》的研究成果进行个案研究，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地泼墨如云，从而大致如实地反映了有史以来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状况。

作者以近八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尔雅》中方言词的数量、词汇特点、训释方式和地域分布，认为《尔雅》中的方言词语实际上并不具有共时的性质，而有着复杂的历史层次。作者尽可能地使用了现在所能使用的旁证材料，考鉴出《尔雅》中共有方言词语 211 个，对这些方言词语逐一作了义类分析、结构分析和词形分析，指出从义类上看，《尔雅》方言词中的百科名词比普通词语多；从结构上看，单纯词占绝对优势；从词形上看，这些词中具有音转关系的两个或几个词实质上只是一个词在不同地域的语音变体，而有的词则是依声借字，可循其声符所显示的语音线索探其理据。

李圃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说：“汉语方言历史与汉语通语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汉语方言本字与汉语通语用字之间的互补协调关系，这种种关系如不给予充分的重视，则势必影响汉语言文字学科建设向着整体优化方向发展。”作者意识到李圃先生所说这种种关系的重要性，在论《说文》的方言研究时指出，“方言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的方言研究实践则表明，研究汉字（特别是古汉字）离不开它同时代的方言，研究古方言也需要分析与之相同时代的汉字。方言文字学的史实和发生学根据就是如后来郑玄所说的：‘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韵比方假借为之，趣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郑玄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方音与文字假借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方言与文字产生的关系。”

作者对扬雄《方言》中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奇字作有精当的考述，不仅指出了扬雄《方言》中多奇字，而且探讨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如认为从词汇的角度看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实词上，特别是同物异名。扬雄在没有标音手段的历史条件下要把纷繁复杂的方言词标记出来，只有努力搜求古字、俗字，必要时创制汉字，这是《方言》多奇字的主要原因。又如指出这些奇字中有 28 个为扬雄选用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较为冷僻的异体字，这可能因为一是这类异体字扬雄时代混用，二是扬雄选用这些字能或于声素或于义素更符合方言记载的要求。由此可见，作者书中所论往往不仅力求知其然，而且于明其所以然上亦用力甚勤。

二、点面的结合——互补的微观和宏观探讨

此书由作者十多年来研究方言学史的论文为主体，以前言和书末《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加以贯通，既有专题和个案研究的微观分析，又有对《方言》一书研究历史鸟瞰的宏观阐述，点面结合，微观和宏观分析并重，着重突出了《方言》研究在汉语方言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如作者在论《说文》的方言研究时指出，《说文》分析形声字的典型格式为“从某，某声”式，声符和由其构成的形声字读音基本相同或近似，一般就不再注音，假如有差异，许慎则在“从某，某声”后加注直音，典型格式为“读若某”。“读若”有少数直接引用方言的，但绝大多数依据的是隐性的方音通假。形声字与其“声符”读音有差异，既可能是历时的变化，也可能有据方音造字的原因，当然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是语言（包括方言）的特点在文字上的客观反映。作者据《诗经·小雅·瓠叶》、《诗经·邶风·新台》、《释名·释疾病》等文献中“鲜”、“斯”音近相互通借的用例，指出《说文·雨部》从“鲜”得声的“鲜”读若“斯”是个方言字，这种情况属齐鲁乃至青徐一带的方音特点，“鲜”字是据方音而造。进而又由点及面，据郑玄注《尚书·禹贡》、《礼记·中庸》等文献推断其时齐鲁青徐兖州一带的方言，鼻尾韵已读成元音韵尾。又如在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说到《方言》在词汇史研究和训诂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时，则从微观的点入手，根据杨端志先生《训诂学》所说，指出《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中

的“绳”与“蝇”同从“𧈧”得声，而《方言》卷十一载：“蝇，东齐谓之羊，陈楚之间谓之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蝇。”进而推知“蝇”在当时有的地区读成“羊”，郭璞注云“转语”。因此，“蝇”可转读为“羊”，“绳”亦可转读为“扬”，故杜预注《左传》中此文云“绳，誉也”。“绳”为“扬”的方音读法，“扬”义为“赞扬”，故“绳”可训为“誉”。

作者在论钱锺的《方言笺疏》时既利用微观分析的材料从因声求义、词义训释、训诂校勘等方面讨论了其得失，又从整体的和宏观的角度考察了钱氏对方言郭注本性质、体例的认识及其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而指出“对《方言笺疏》的总体评价，现有论者皆誉过其情，须重新论定。”实际上其“只是一部继承多于发展、瑕瑜互有所见的类纂性的训诂书；引证虽详，但是识断疏阔、繁芜未删”。

作者在《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中综论了古代至当代《方言》的研究，指出古人所从事的《方言》研究，实际形成了三种方向：即以郭璞为代表的注续派的研究，继承并发扬了扬雄以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以戴震、钱锺为代表的校证派的研究，为人们整理出了一个易读而又能够依据的《方言》本子；以杭世骏等人为代表的续补派的研究，其价值集中在训诂学上。作者认为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的半个世纪是《方言》研究的交替期，1949年以后四十多年的《方言》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至于当代的《方言》研究则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真正科学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面收获而又不断发展的时期。

三、数据的穷尽——信服的统计和结论阐述

作者采用了穷尽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一系列统计数据作为阐述和立论的根据，所得结论令人信服。如论《尔雅》方言词的词汇特点时指出《尔雅》方言词中属于普通词语的有 89 个，占 42.18%，属于百科名词的有 122 个，占 57.82%；单纯词 195 个，占 97.42%，合成词 16 个，占 7.58%。论《尔雅》方言词的训释方式指出管锡华先生《尔雅研究》认为《尔雅》以方言与方言比较是很少见的，而在《尔雅》的 211 个方言词中用方言词训释方言词进行训释的例子则有将近 10%。论《说文》方言词的地域分布时指出从《说文》方言词所涉地名出现的频次上看，楚 30 次，秦 19 次，齐 21 次，周 6 次，汝南 6 次等。论《说文》方言词的词汇特点时指出《说文》194 个方言词中双音节的有 22 个，其中单纯词 12 个，合成词 10 个。单纯词中联绵词 9 个，叠音词 1 个，缓音词 2 个。合成词中联合式 4 个，偏正式 5 个，动宾式 1 个。联绵词中双声迭韵 1 个，双声 1 个，迭韵 2 个，其他 5 个。考论卢以纬《语助》时指出《语助》的 66 个条目中有 20 个引用了俗语，其中单音词 8 个，双音词 30 个，词组 8 个，句子 1 个。又如利用传世先秦两汉文献考得扬雄《方言》中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奇字有 296 个，而其中有 13 个已见于出土文献。书中此类数据尚多，此不一一赘举。仅从上举这些统计数据，不难看出作者所化功夫之大，而正因为有了这些穷尽性的统计数据，也使此书与时下某些随机性的泛泛而论之作截然别异，其所作论述自然也就更令人信服。

作者在郭璞《方言注》条例述补中还根据对《方言注》中全部既有音注又有释义的音义兼有类注例的考察，指出王国维先生《书郭注方言后》一文所发明的两个条例，其一得之，其二则并非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汉晋之语音相近而有微别者，先注正文音，后在今语下注今语音”，而是无论为《方言》本文而作，还是为注文而作，皆以晋时语音为标准。此论之所以令人信服并得以成立，盖在于其对《方言注》中所有音义兼有类注例作了穷尽性的考察。

四、平实的评价——客观的成果和不足分析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从零开始的，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时间链上的沿续。因而，学术史实质上也就是对历代学者所获学术成果的评价。作者此书所论

是汉语方言学史，主要是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评论和总结，这方面的内容约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作者通过对《尔雅》、《方言》、《说文》、《方言注》、《语助》及校证《方言》的各家著述的专题探讨，客观如实地评价了汉语方言学史领域学者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力求知人论世，不溢美，不饰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注重揭示各家著述不同于众的独到特色。

作者在论郭璞《方言注》时说，《方言注》的特色和郭氏的伟大，直到一千六百多年之后才由海宁王国维先生阐发出来。其后虽然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文章，但有所发明的唯周祖谟先生一人而已。然而，王周二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方言注》的条例，作者则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郭璞《方言注》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仅就郭璞对《方言》的理论探讨、《方言注》在方法上的特色、《方言注》在方言学上和词汇学上的价值作有深入阐述，而且也就《方言注》的局限作了论述，指出直接把音义联系起来考察，这是郭璞的伟大之处，但是郭氏说解得名缘由或名称理据时也免不了望文生训的问题。如《方言》卷一云：“眉、梨，老也。”郭璞注曰：梨，“言面色似冻梨”。梨与黎通，引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与耆通，《尚书》西伯戡黎，《大传》黎作耆（见《释文》）是其例也。作黎者字之假借耳，而《方言》郭注乃云言面色如冻梨。案，《释名》：九十曰鲐背，或曰冻梨，皮有斑点，如冻梨色也。梨冻而后有斑点，与老人面色相似，若但言梨，则冻与不冻皆未可知，无以见其为老人之面色矣。冻梨之称自取皮有斑点，黎老之称自以耆耄为义，二者绝不相涉，不得据彼以说此也。”由于时代的局限，郭注之失也是难免的，而撰写学术史不溢美，不饰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那么，已有成果的得也好，失也好，皆将成为后人继续研究的经验或教训，从而推动学术的发展。

作者在考论卢以纬《语助》时指出卢氏所用“俗语”的概念，既有所承绍，又有他本人的理解包含其中，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指“俗语词”。《语助》称引“俗语”资料解释文言“语助”，开以“俗语”解释文言“语助”的先河。卢氏立足于语言的实际，注意活的语言，重视语音在虚词意义研究中的作用，具有音义结合的特点。作者认为卢以纬不仅第一个用“俗语”解释文言虚词，而且已经基本上在“俗语词”意义上使用“俗语”这一概念；《语助》中所称引的“俗语”对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卢氏重视口语、重视语音，即重视汉语表达的实际和汉语自身的特点，在汉语言学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并有特殊贡献。同时，作者也指出其作为汉语言学史第一部虚词研究专著的草创局限，如对“俗语”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没有严格区分词与非词等。

作者在论戴震的《方言疏证》时说，至于《疏证》校勘和训诂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戴氏后来在四库馆供职，无暇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尽管如此，其草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作者在论卢文弨的《重校方言》时指出卢氏继戴氏之后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除了得力于其对版本资料的收集比较宏富外，还在于其作为校勘大家的语言文字学功力，认为在承认“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的总体评价的同时，还应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作者在论刘台拱的《方言补校》时指出其学识广博深厚，方法科学严谨，在清代研治《方言》的诸儒中，最为精审。同时也指出其审音间有疏失，文字考订偶嫌拘泥。作者在论王念孙的《方言》研究时指出其《方言疏证补》尽管仅20条，但校订讹错10处，补正脱漏3处，删衍文1处，既认为能对《方言》语词进行全面疏通证明而且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惟高邮王念孙一人而已，也客观地指出其仍存有千虑一失之处。

作者在论周祖谟的《方言校笺》时认为此书确是一部集旧校之大成而又后出转精的善本，其品核论定，信而有证；考核详密，颇多创获；证据不足，宁存不断；贯通全书，尤重内证；察文字之变，通《方言》之解，辨古音之微；比量群籍，反复推勘。同时也指出其存在一些有待补苴之处，如《方言》卷十三：“饼谓之饬。”周氏漏举王念孙、钱铎等旧校成说。

由于此书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汉语方言学史的论文结集，论域相对集中，而从汉语方言

学史的角度而言，唐和宋这一段则涉猎似还不足，尚有一些空白点有待填补。如唐释玄应和慧琳等所撰佛经音义中不仅引用有一千多条《方言》，其中不少引文或为今本所无，或与今本有异，可供考证唐时《方言》的面貌，而且释文中往往用当时的方言来解释佛经中词语的词义，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方言研究的状况。如《玄应音义》卷十五释“泔戡”之“泔”曰：“《说文》：‘水上浮也。’今江南呼拍浮为泔也。”又卷二十五释“搯心”之“搯”曰：“他勞反。《说文》：‘搯，搯也。’搯，一活反。中國言搯，江南言挑。音土彫反。”

作者对前哲时贤所作《方言》研究的评述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尚可进一步斟酌之处，或许正如作者所说《方言》研究将面临着总结、加深、开拓三个方面的工作。如上文提到《方言》卷十三载：“饼谓之饩，或谓之餠。”郭璞注饩“音毛”。据钱铎《笺疏》案：“《众经音义》卷十五引《广雅》：‘馄饨，餅也。’又《北户录》注同。《集韵》、《类篇》引作脰脰。今本无此文，误脱也。窃谓《方言》饼谓之饩，饩字即饨之讹。注音毛，乃屯之讹。”周祖谟先生《校笺》云：“原本玉篇：饨，徒昆反，注云：‘《方言》饵谓之饨也，《广雅》饨，餅也。’又御览卷八六〇引饩亦作饨。据是，则今本作饩者为饨字之误。饨从屯，屯俗作𠂔，故讹而为饩。注‘音毛’，亦即‘屯’之讹。”钱氏《笺疏》和周氏《校笺》皆认为“饩”为“饨”之误，然考郭璞注《方言》卷三“胶、饩，诈也”曰：“汝南人呼欺为饩，托回反”，钱氏《笺疏》：“托，各本作饨，形近饨，传写者遂误以为饨。《集韵》、《类篇》饩并音通回切，则与托回之音正合，今订正。”周氏《校笺》：“托原作饨。《集韵·灰韵》饩，通回反。此音饨回反，饨为误字，卢校改作托，是也。今据正。”据此，饩似亦未必为饨之误，钱氏《笺疏》和周氏《校笺》所说似未为定论，尚可进一步探讨，且饩亦为饼。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载：青稞麦“堪作粍及饼饩，甚美。”又在《饼法》记制饩之法说，“水引饩法：细绢筛面。以成调肉臠汁，待冷溲之。水引，掇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按令薄如菲叶，逐沸煮。饩：掇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着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掇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滑美殊常。”²唐李匡义《资暇集》卷下曰：“不托，言旧未有刀机之时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饩，乖之且甚。”³据李匡义所说，“托”和“不托”皆为记音的外来词，后从食表意而写作“饩”。考《集韵》亦云：“饩，饩，餅也。”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饩矣。”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说：“北人食粍名饩。扬雄《方言》：‘饼谓之饩。’《齐民要术》：‘青稞麦粍堪作饭及饼饩，甚美，磨尽无麸。’则饩之名已见于汉魏。《五代史·李茂贞传》：‘朕与宫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语，当以《方言》为正作饩字。”黄金贵先生《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一书指出，战国文献已有“饼”字，汉代面食盛行，当时的面食主要是饼，饼是面食的总称。汤饼是面片儿汤，又称“饩”。大约到北宋才演变成今日的面条，“面”从饼中分出。《梦粱录》中“饼”和“面”已别为二物。⁴“饩”是外来词，据《齐民要术·饼法》所说，可能是有调肉臠汁的面片儿汤。

作者在对《方言》研究所作历史鸟瞰的结语中说：“自郭璞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的《方言》研究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成就也相当可观。系统深入的评述，将俟诸一部《中国方言学史》的出现，仅凭这篇鸟瞰式的文章还难当此任。”此书尽管也还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汉语方言学史的阶段性总结，但可以说书中所收论文已为撰写一部系统的汉语方言学史著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作者现在已如其在后记中所说，着重研究了周秦汉晋的方言研究史，撰成博士论文《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方言校证》的撰写也已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诚如李圃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说：“学诚君志在高远而又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学术高峰攀登，这在学风日趋浮躁的今天，是难能可贵的。”在此，我们期待着作者在汉语方言学史这一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续有新著问世。

Some notes on rea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Xu Shiyi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the dialect . It mak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more systematic work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Key words: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 dialect' history ; notes

收稿日期: 2002 - 10 - 23

作者简介: 徐时仪 (1953 年生) 男, 回族,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¹ 艺文印书馆 2001 年 12 月出版。下简称《研究》。

²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105 页。

³ 《笔记小说大观》三编二册 1009 页。下同。

⁴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905 页。